

說苑



說苑卷十六

說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使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欲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為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  
喜夜卧者不能蚤起也

卷十六

說苑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為大不子無以合親親疎則害失眾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子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園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

國朝  
寶  
宋  
六  
清  
書  
館  
藏

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太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爲全也

士橫道而假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乘而爲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洩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

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核也上不信下

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爲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

### 大身死名廢

卷六

說苑

二

士不以利移不爲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僞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已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

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

應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

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  
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柏獨存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  
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名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  
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江海駕莫大於闕疑行莫  
大於無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  
可爲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  
必有餘殃一噫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卻足不行心如天地  
者明行如繩墨者章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  
犯行疑者無從蠹蝻仆柱梁蚊蠅走牛羊

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

卷六

說苑

三

無以淫佚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妨生  
無以奢侈爲名無以貴富驕盈喜怒不當是謂不明暴虛不得  
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  
急四馬不能及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鼓而翔以備燬弋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下無私輕重自得蓬生京中不扶自直  
白沙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問不及謀至時之極問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自息  
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眾生之積福無  
不及也眾邪之積禍無不見也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  
爲善者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  
時如火謗道已者心之罪也尊賢已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

不足爲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僞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爲市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者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必早夫有禮者相爲死無禮者亦相爲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期亡自至踐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情終於智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爲慎終如始常以爲戒戰戰慄慄曰慎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眾異

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衣食足知榮辱

卷六

說苑

四

倉庫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圖禍之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圖不可與長存慎之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唇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在山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已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誇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當爲白如誇悔在於妄患在於先唱蒲且修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哮河以委蛇故能遠山

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遊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爲善不直必終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在後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坎井無窟窟者陰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計極易而人絕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爲聲下士得官以死士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已自生之

窮鄉多幽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金其

說苑

五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眞真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從蟻穴山以小隨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爲興水火金木轉相勝甲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兒霜知冰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誥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  
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  
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  
爲尊以屈爲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以仁  
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伎而不巧  
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  
樸來事可迫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  
則不樂

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  
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卷六

說苑

六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言患勝義則滅五  
聖之謀不如逢時辨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  
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積德無  
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  
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  
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鷂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鼯鼯魚鼯以淵爲淺而穿  
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權

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已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愼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蠅欲類鱗鱗欲類蛇人見蛇蠅莫不身灑然女工修黼黻者持鱗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漁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

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懼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癩疽死者不可去也饑渴死者中不克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懼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癩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淨無爲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御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譬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慎言出已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

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恥也眾人以毀形爲恥君子以毀義爲辱眾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爲量事人以老爲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虛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卷六

說苑

八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與之爲取之政有招寇行

有招恥弗爲而自至天下未有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而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

深瞋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

卷六

說苑

九

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為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散矣

默無過言怒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驚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說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  
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淪茂木豐草有時  
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  
子弗滿弗極也

卷六

說苑

十

說苑卷十七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放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強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放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句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破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繫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為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

卷七

說苑

比于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嘗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閱世之亂愛主之危以無貴之身涉蔽塞之路經平讓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為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邱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為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莫知其危此之謂也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嘆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

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  
嚭公孫維倫合高谷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沈身江湖頭  
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華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  
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于盡忠剖心而  
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  
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  
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邢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磨姑譏之復見惠王懷怒以  
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爲羽非弦之罪也以甘  
爲苦非味之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別彌子瑕之母疾人  
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爲母

卷七

說苑

二

之故犯刑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  
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  
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之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  
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都人及爲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  
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鐘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  
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執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臣  
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  
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輒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  
伯廚人亡炙選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

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澹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爲入者也後名實者自爲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思子庚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爲其事無其功髡未睹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用從祭膳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

卷七

說苑

三

以爲爲肉也其善者以爲爲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故君子之所爲眾人固不得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墜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墻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驎駉倚衡負輓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子將鑠

錙拂鍾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翼夫未視之狗耳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爲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慮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驎騏驎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爲利名聞天下匠以冶木不如斤斧令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眾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五步之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

卷七

說苑

四

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觚不可爲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爲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爲顯士

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鷂不擊眾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虹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膾鱸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墾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忤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里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子者乎長管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鄴武王處鎬鄴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況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詔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其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其殺之少以犯眾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其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卷七

說苑

五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懼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羗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

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尙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子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乎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

卷十七

說苑

六

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筮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

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  
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  
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  
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偵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  
路怒奮戟將下鬪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  
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  
也夫由歌子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  
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  
慎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

卷七

說苑

七

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  
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  
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  
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  
於此子夏起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  
能信而不能及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  
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  
利屈伸之用者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曠括之  
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後  
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薺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

葉韋澗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恐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鼉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鱉不敢過鼉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人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

卷七

說苑

八

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覓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褕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眾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知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貴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

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已得為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為貴吾既已得為男是為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

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於受諫休於待祿慎

卷七

說苑

九

於持身

仲尼曰史鱣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已死之後商也曰益賜也曰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

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許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

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眾言不逆可謂知言矣眾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巖也小人不可不閑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跼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眾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偃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

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瀆瀆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眾人取乎涸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龍從巖竊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眾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羣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

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桂廉而不劓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桂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劓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眾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卽善矣出於害人卽不善也道吾曰善哉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卷七

說苑

上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裝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裝大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土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

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詈子家兒不知路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問則治小人居人問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拳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鬻聞之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裘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忠心而思與之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說苑卷十七終

卷七

說苑

七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君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  
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賅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  
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  
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  
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  
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  
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以其  
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為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上白各  
以類為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一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

卷六

說苑

陰一陽之謂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  
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  
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  
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  
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昂畢觜參  
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  
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宮名別其根茲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  
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  
星橈槍彗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  
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為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  
其時則為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時者主  
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

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  
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昂昏而中可以斬伐  
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  
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  
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雉雉暴風  
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見煙  
霧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  
星彗太角太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即位日月  
薄蝕山林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  
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羣臣昏  
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卷六

說苑

二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  
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內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  
揚州濟南曰兗州濟東曰徐州冀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  
澤陵陸邱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  
中者稷下者秠蒲葦菅芻之用不之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  
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  
不失其序者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  
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  
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定也土無所演民之財用不亡  
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  
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

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  
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  
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為大斂

雲雨為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  
視三公也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滂滌垢濁焉  
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其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  
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子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

羣神矣  
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為臺甚急臺成君

卷六

說苑

三

何為不通焉公曰然曩昔者鳴其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

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  
白茅焉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

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陞布翼伏  
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

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  
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遣

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為君曠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  
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為君請壽故

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  
政與德順乎神為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

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

動汝以是乎柏常壽俯有聞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歛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懼之朱絲繫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微陰陽之失而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厭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

卷六

說苑

四

不尊上辭削瞞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景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即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牘而後能行三年顯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益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邁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卷六

說苑

五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麋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間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卽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字內和平未見鳳凰雜想影象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鳴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擘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

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書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  
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  
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  
物隨天祉象白狀達于道去則有溪冕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  
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遇之  
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  
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俯黃冠帶黃紳齋于  
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皆首曰皇天降慈敢  
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帝梧桐終身不去詩  
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薿薿雍雍喈  
喈此之謂也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

卷六

說苑

六

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蝮頭龍翅左精象日右  
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察則信信如  
也動則著矣神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  
明能爲知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  
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知動作則靈以  
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閒有似鳳也書曰  
鳥獸鶴鶴鳳鳳來儀此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

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

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

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

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貴

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蓋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言淫僻邪佚荒怠無極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見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棊枳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

卷六

說苑

七

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天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號少祀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所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令其曹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已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號公動置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號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闌然而止睦然而視有  
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  
物具焉左袂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  
馬前者導也左袂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  
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  
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  
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檠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  
禹致羣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  
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  
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  
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囑之山者也其神爲魍魎在虞夏

卷八

說苑

八

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  
長幾何孔子曰儻儻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弩矢長尺而  
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  
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物來貢思無忘職業於  
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  
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  
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  
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  
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羶羊也

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澮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

卷六

說苑

九

黃熊人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之甥子為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音蘇違帝命極之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是為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甲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日瘳公見子產賜之鬯鼎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覺召史筮占之闕曰如君之言則辱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因之且使國人賀慶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

粵後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  
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  
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虢乃亡

晉平公築虜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  
曰石不能言有神焉焉不然民聽之滯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  
譴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  
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晉平公出畷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  
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  
獸乎師曠曰鵲食鴉鴉食駃駃食豹豹食駿駿食虎夫駿  
之狀有似駿馬今者君之出必駃駿馬而出畷乎公曰然師曠  
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天虎所以

卷六

說苑

十

不動者爲駿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  
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  
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  
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  
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  
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之故非吾  
君之德義也君奈何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虜祁之  
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  
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  
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  
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與妖而還自賊  
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

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日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茶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蚩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鷲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

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椽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椽絕獵谷之老人張社

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人言鄭鑿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鑿者曰萬父萬父之爲鑿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請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鑿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鑿也搦腦髓束盲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君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味掃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人診之

太子股陰當涇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  
人報趙王趙王跪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賈人先生幸而  
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  
天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  
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輪子容禱藥子明吹耳陽儀  
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  
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  
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  
煇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瑟而鼓之其音同也  
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爲何而叱回  
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

卷六

說卦

七

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  
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  
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父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  
聖人也

景公敗於栢邱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倅盧稱  
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  
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敗五丈夫鬪而駭獸故殺之斷  
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邱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  
同穴而存焉公曰噫令而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  
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  
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

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二而復者故三王術如

卷九

說苑

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興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眾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韞匱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

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吏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聲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思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

卷九

說苑

二

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行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錡知地道者履躡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鞬能正三軍者擗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衍衍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玉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則公使祝雍祝王曰遂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畜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請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立寗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合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卷五

說苑

三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之禮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論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視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于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請母於大門夫先升與執轡女乃升輿轡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紉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爲或言高

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一作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一作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剝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羣而不羸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

卷五

說苑

四

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賸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己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古者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淫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

卷九

說苑

五

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資指竟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廟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柰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闡澤不掙羣取禽不麇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麇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說過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鷺鳥不搏蝮蠱

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牛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國諸侯不捨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舉佐舉止則百姓畋獵獮祭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天妖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皋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僅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

卷九

說苑

六

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氏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以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衆采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食兮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上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

之贈賵者何喪事有贈者蓋以乘馬束帛與馬曰賵貨財曰賵衣被曰襚口實曰啗玩好曰贈知生者賵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賵賵所以佐生也與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柰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土綵纁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土不用輿天子玄纁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啗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賵賵啗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卷九

說苑

七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必其時柰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如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

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  
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鼓援琴而弦衍  
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為三  
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鼓援琴而弦切切而悲  
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  
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敢問何謂  
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  
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  
田過對曰始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為去親而事君田

卷九

說苑

八

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  
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為親也宣  
王邑邑而無以應

古者有諸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明死問疾變以巫醫  
旬旬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鯁寡孤獨及病不能相  
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  
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  
尸多死者急則有聚眾童子擊鼓莒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  
莒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  
至野外此旬旬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

齋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為也齋三日乃見其所  
為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僂然若有見乎其容盤旋出戶喟然若

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卯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馬三歲一禴五年一禴禘者合也禘者諦也禘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王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輿未登榻惴惴專一親視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賈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弼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弼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禴弼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

卷九

說苑

九

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泐然行韓弼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懼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遂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闕識博而

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思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鐘俎列邊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了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為無道臣

卷九

說苑

十

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為樂至於此

黃帝詔伶倫作為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尚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

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  
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鍾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爲宮獨尊  
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歌迎功  
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呂太呂生夷則夷則  
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  
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  
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三林  
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大聖至治之世大地之氣合以生  
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鍾季冬  
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  
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  
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卷九

說苑

上

聖人作爲鞀鼓控榻填篪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鍾磬竽瑟以  
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此所以獻  
酢酌酬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  
長幼之序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  
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  
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  
聲濼濼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商聚之  
臣鼓鞀之聲權權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  
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  
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

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  
嗶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  
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  
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滂邪散狄成滌溢之音作而民淫亂是  
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含生氣之和道五常之  
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攝四暢交於中而  
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  
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  
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  
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廢而樂淫  
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漫以忘本廣則  
容窳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卷九

說苑

十一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  
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自各歸其  
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  
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聽淫樂隱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  
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  
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毛從以蕭管奮至德  
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  
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  
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爲經故樂  
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  
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  
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

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性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才以兗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飭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卷十九

說苑

三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聲感者其聲嗥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音亂則無法無法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

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  
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  
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  
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  
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此之謂也凡從外人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  
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  
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與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與  
離禮則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鐘聲未嘗離於庭卿大  
天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之動於內  
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而文雅雅頌之聲動  
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

卷九

說苑

四

聲動人而怒氣應之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  
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  
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  
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  
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溫而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  
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  
之風安樂之為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  
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  
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音舜  
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為北鄙之聲  
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為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

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戾而卒以滅今由也  
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  
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  
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  
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卷九

說苑

壹

反質

孔子卦得黃鳴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問  
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也賁  
素白當正白器當正器夫質又何也吾亦問之丹漆不文白玉  
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愛飾也

信鬼神者失諛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  
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下筮而身吉謹義順道理不禱  
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其盛禮而終不能  
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  
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  
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

卷二十

說苑

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自專也非欲以顛倒  
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諛也是以泰山終不  
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  
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  
見人之文必考其質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  
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為之以  
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  
爭鬪之患起爭鬪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  
就詐棄樸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  
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  
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

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  
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  
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  
不離內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非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  
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非百區不倦五丈夫  
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功必有機知之取我非不知也但不欲爲  
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  
悅慙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侮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  
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  
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

卷三

說苑

二

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蔽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  
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  
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  
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降於其  
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綉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  
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  
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  
被堂金玉珍珠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蕩故  
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綉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  
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  
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  
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未淫非

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卽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隴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度渭水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鑿三泉之池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關東海上朐山界中以爲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

卷三

說苑

三

盡忠上不聞過而曰驕下懼伏以慢欺而取容諛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人居且爲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慮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綿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

盡尙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暗上賢臣等故去臣等不  
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煖  
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  
嘉茅茨不茹采椽不斷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  
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澤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  
之淫萬丹朱而十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亡亡也而曾不一存  
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  
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捷上侮五帝下凌三王素樸就末技  
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  
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  
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  
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

卷三

說苑

四

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  
二世卽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  
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  
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  
之原也饑寒並至而不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  
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  
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  
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  
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  
秦穆公閑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  
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

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盞噉於土瓶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質服堯飗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修其刃輪漆黑之以爲器諸侯倭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繪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微食器彤球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彤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乃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遠邇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遣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疎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遣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

卷三

說苑

五

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還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執與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僕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實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邴辛治陽而道不捨遺芒卯在朝而四隣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有解環佩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君無

德所實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爲遺我賦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眾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合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爲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紵以養仁紉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

卷三

說苑

六

已復辟矣猶人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櫃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與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麓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

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也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

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神孫宅作蘇慙而退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糞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

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

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

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

也

魯築郎圍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

民其可乎無固尙可乎惡聞姬戲之游龍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

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

文履一奇以易千稷之繡哉以爲非禮也文子乃止

卷三

說苑

七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  
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  
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  
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  
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  
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  
德也屢舞僂僂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  
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  
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  
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  
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僂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  
邪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僂而入地必若所問愚以  
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  
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  
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  
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  
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其真視  
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眾厚葬以矯真使  
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  
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  
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葬之以幣帛多  
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

卷三

說苑

八

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僂葬以矯之也音棄之葬者空木爲  
槨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泉故聖人生易尚死  
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  
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邪侯曰善遂僂葬也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士劍之器以進孔子孔子  
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甗陋器也煮食薄膳  
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  
其親吾非以饑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  
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飭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  
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

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盲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會子三年不讀書會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此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編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編爲冠也而越人徒跣剪髮遊不用之國欲無

窮可得乎

卷十

說苑

九

說苑卷二十終

